

書評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六期（2023年春季）：405-411

現代性的重構：評《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O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蔡孟哲**

Meng Che TSAI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哈佛》）在體例、方法和語境層面反思過往文學史建構經典的局限，企圖重新編織並構連（articulate）時間、空間、文本、人物、器物 and 歷史事件之間的多重關係性，嘗試組裝出一部另異／翼的文學史，以及「文學與文化現代性」的圖像與系譜。《哈佛》在時間與空間的跨度都有別以往中國現代文學史所含納的範疇，別具創意的編纂構思突破了過去文學史書寫的窠臼，並以華語語系觀點拓展了文學史的空間與版圖。如同主編王德威（2021a: 28）在〈導論〉所指出的，本書透過反思現代中國語境的現代性議題以對話並改寫西方現代性理論，其別具一格的編排選材與翻譯出版本身，也在重構吾人對於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認識。例如向前溯源晚明為中國現代文學及思想的初始——像是在開篇文章裡，李爽學以“literature”翻譯為「文學」來說明，文學現代性並非來自清末的文學改良或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而是十七世紀為中國現代文學，甚至更溯至魏晉的竹林七賢或劉勰的作品（ibid.: 57-62）——或者強調清初傳教士馬禮遜對於現代白話的譯介

投稿日期：2022年03月07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07月21日。

* 本文初稿發表於「《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暨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的問題與方法論壇」（2021年09月25日，新北市：淡江大學中文系），感謝論壇策畫人黃文倩教授的邀請，呂正惠與陳俊啓教授的綜合評論，以及與會學者和聽眾的回饋。

**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社會學碩士。曾任陽明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專案助理教授、清大中文系與人社院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現當代文學研究、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文化研究及批判理論。

創新。又例如往後延伸到新世紀網路文學與影視改編作品的新媒體時代發展——特別是在空間和技術面向的討論，如1950年代談林語堂的打字機、漢字書寫改革和現代技術研發等議題，1960年代談林昭血書和紀錄片以及劉少奇的圖像及影片等主題——也含納敘寫了臺港星馬等地的華語語系文學演進。《哈佛》所展現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多重光譜及色差，相當具體地指向並鋪展在華語語系的時空軸線之中。然而，本書的特色或許也會引起吾人對於文學史研究的一些疑問。

《哈佛》打破以往現代文學史區分「近代」、「現代」與「當代」線性進化史觀的分野，而這種分期的方式具體可見例如在世紀之交所出版、由程光燁等學者所編寫且列為教科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程書），以及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以下簡稱洪書）。可以參照來看的是，程書以1919-1949年為現代文學的範圍，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新中國建立為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凸顯出現代文學之形構與打造現代化國家之間的親密性。程書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不僅是告別傳統，更是透過一次次激進斷裂式的文學實踐，企圖以文學策略來達到思想啓蒙、改造國民性的整體理想；現代文學（史）飽含民族救亡之精神，洋溢邁向現代的衝動，這種進化論式的線性發展觀點似乎隱含著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革命歷史時間意識。這裡的現代性意涵雖然可以用陳獨秀引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說法來大致掌握，但程書也指出，當時的文學思想又矛盾地容納了傳統文人感時憂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固有文化特質。也就是說，民族國家追求現代化過程所提出的舊與新、傳統與現代、個人與群體、啓蒙與反啓蒙之二元對立觀點，其實同時差異並存於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辯證當中。而程書在第一章「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的章末列給學生的思考題則提出：「怎樣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程光燁等2020: 36），其所提出的歷史解釋除了自晚清以來維新變法的思潮與行動，以及知識分子角色、報業興起、學會林立和語文革新，作為現代性實踐的形式和資源之外，民族國家的建構肯定是關鍵核心，關注的是文學所再現的內部過程中的各種衝突對立與緊張矛盾。不過，因為編寫範圍止於1949年，程書就暫時不用處理後來新中國成立後

的現代性內涵與民族自主性衝突的問題，那是當代文學史仍持續論爭的戰場。而洪書雖討論1949-2000年「發生在特定的『社會主義』歷史語境中的文學」（洪子誠2012: 3），並限定在中國大陸的地理區域內，分析這一時空中中國文學「一體化」實現與解體的文學形態和規範，但是文學現代性的議題卻不是作者特別關注的焦點。

程書表明受到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影響，也具體表現為取代1950年代左翼文學史觀的一種自由主義現代化歷史視野的成果，在理論層面上，其現代性觀點似乎擺盪在全球的、普遍主義現代性（啓蒙理性、文明進步）以及本土的、多元主義現代性（區域歷史、文化另翼）雙重視角之間。因而在閱讀《哈佛》時，程書關於「怎樣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的提問，始終在我腦海中縈繞不去且難以迴避。因此，本文藉此提問進而想要討論：《哈佛》所彙集的文學史論及文化論述呈現出什麼樣的現代性？《哈佛》所敘述、想像或反思的文學現代性之內涵是什麼？而這也是王德威（2021a: 29）言明本書探討的主題之一：「在現代中國的語境裡，現代性是如何表現的？」他並概略地指出現代性不僅是跨文化交流和翻譯交匯的結果，也是本土進行自我創新的能量；現代性的定義除了西方概念的原創、時新、突破和反傳統之外，更具有奪胎換骨和脫古改制的中國傳統詮釋之可能。也就是說，《哈佛》企圖再次開鑿中國現代文學的創造性轉化之動能，並視之為文學現代性的核心內涵或具體表現，其不在民族國家的建構，而在文學。他更引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歷史共時性（historical synchronicity）概念，來支持這樣的文學史書寫之實踐形式：「從另一角度來說，書中的每一個時間點都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引爆點。從中我們見證『過去』所埋藏或遺忘的意義因為此時此刻的閱讀書寫，再一次顯現『始料 / 史料未及』的時間縱深和物質性」（*ibid.*，粗體為原文即有）。歷史共時性的理論取徑意味著《哈佛》的現代性概念，辯證地演繹了傳統與創新、過往與現在、東方與西方、本土與外來等二元化的框架與標準：例如宇文所安以龔自珍的古典詩歌來論證漢語詩歌現代性（*ibid.*: 97-101），戴沙迪引白話現代主義的概念討論韓邦慶和孫玉聲的方言小說（*ibid.*: 150-154），徐蘭君用張樂平的漫畫與兒童形象表徵

中國現代性的流變 (ibid.: 415-421)，黃愛玲舉費穆的電影分析中國性與現代性的關聯 (ibid.: 493-497) 等等篇章。

此外，現代性與現代化或現代主義並非指涉同樣的意義。曠新年在分析中國大陸1950、1980與1990年代三個階段的文學史敘事時指出，從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新啓蒙主義到1990年代「文學史轉向」的歷史化與脈絡化書寫，這個知識轉換過程是「從追求現代化到反思現代性」。他認為，「現代化是一個單純的肯定的概念，而『現代性』概念的出現帶有明顯的反思性質。它（1990年代）區別於1980年代的歷史目的論和對文學的本質主義的理解，它將文學重新歷史化」（曠新年2013: 29）。而1990年代文學史書寫的新歷史主義取徑，則再次確認並凸顯了所謂的「歷史意識」。藉由曠文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探問的是，是什麼樣的歷史意識提供了文學史轉向中帶有反思性質的現代性？這不僅是因為現代性無論是反思批判或重組構造都跟歷史性息息相關，更是因為王德威（2021a: 34）說明《哈佛》所採取特殊具實驗性質的「多聲複部」之編纂方法，是想要重新彰顯文、史之間的對話和互緣關係，以展現「中國文學現象猶如星棋羅布，一方面閃爍著特別的歷史時刻和文學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識別的星象座標」。即便王德威以錢鍾書先生的「管錐學」概念為其靈感來源，來回應讀者可能察覺其中後現代理論的影子，然而就其再三強調的文學現代性之多重軌跡來說——例如諸多篇章的敘事模式都在在反思探問現代性與歷史性的斷裂或連續——檢視其間他所謂的西方「後學」痕跡，或許仍有其需要，特別是前面提及關於班雅明的歷史時間和歷史意識的概念。

孫歌（2020: 241）在思考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及獨特性時，引述了班雅明的歷史哲學概念：「確定過去的歷史性關聯，這並不意味著『像原本存在的那樣』去認識它。它意味著抓住在危機的瞬間閃爍而出的回想」，藉以理解竹內好自詡為文學家或說文學知識分子的時代意義。她指出，班雅明歷史觀中通過危機意識而進入歷史瞬間的重要性，這既要有知識的支持，卻又是非知識性而是直觀性、情感性的；文學家則將危機意識或緊張狀態轉變為一種生存情境和道德責任，而非只是知識或策略。從這個意

義上來看，班雅明的歷史意識與其說是像猶太神祕主義那般、過去與現在之稍縱即逝的相遇或共時性的理解，不如說是現下此刻的主體要能抓住危機意識或緊張狀態，並且把握進入歷史的瞬間。若我們以孫歌詮釋的班雅明來理解現代性與歷史性兩者之間的關係，現代性可以說是歷史轉變中的各種關係之樣態。或者說，是歷史進程中主體投射並構成主體的欲望、情感及其精神狀態和生存之情境；而文學分析、文學史如何敘述、想像與反思現代性所表徵的是特定的歷史視野與所欲傳達的意識形態。《哈佛》雖仍以線性時間為主要的組織編排架構，然而有些篇章會接合不同時空的文本，提出在其分析脈絡中的系譜或歷史關係性——例如黃淑嫻討論1972年劉以鬯的小說《對倒》和2000年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王德威2021b: 197-200）；有的篇章甚至連論述內部的時間軸也可打散，任憑讀者重組，而能突破作者中心論的知識／權力桎梏——例如韓瑞分析邱妙津的同志小說《蒙馬特遺書》（ibid.: 348-353）。再者，《哈佛》的編輯方式也交錯並置各種歷史事件與文類敘事，例如作家的回憶或見證、研究者的調查或第一人稱虛構的自傳等等，辯證地處理文、史之間的關係，戳破歷史主義的神話想像，即便其主要章節仍以文學研究或文學史論的樣貌呈現。只是，即便綜觀本書挑選的文學史時刻皆是所謂的歷史引爆點，卻不是每篇文章都具備或再現班雅明歷史概念中的危機意識，而整本書的編纂似乎也不是要彰顯這樣的文學史敘事——即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與編纂如何彰顯危機意識的歷史性，另一方面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乃在於文學作為媒介如何再現與轉化這樣的危機意識——從而使得《哈佛》是一本偏向以班雅明風格化的形式組織而成的文學史論之文集。

戴燕（2018: 12）在《文學史的權力》引用歷史學家克羅采（Benedetto Croce）的名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指出文學史的知識生產與民族精神和國家文化之間的親密性，而其也與當代的意識形態彼此呼應和相互纏繞。或許，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地說，文學史的書寫就是當代意識形態的鬥爭過程，以及知識／權力的競逐效應。它不僅是如何選材與編寫的框架性問題，或者是怎麼研究和教學的制度化過程，更是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判斷與抉擇，也體現在關於「歷史」的立場：作／編者採取什麼樣的歷史

觀、呈現或再現什麼樣的歷史意識，也就在定義、詮釋與生產什麼樣的現代性。因此，與其說《哈佛》在批判或解構現代性，不如說它是在重構或擴充現代性的內涵，以及吾人對於現代性的認識。而在這個意義上，《哈佛》所呈現的自由人文主義之歷史視角，一方面其實呼應了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1960年代冷戰脈絡裡的「反共」立場，另一方面或許也依循了大陸文學研究界在1980年代反思歷史情境中提出的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觀，只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並拓展了這個「整體」。或許可以這樣說，《哈佛》所再現或重構的現代性一方面是通過自晚清以降由知識菁英所想像或中介的、以東西方二元對立的認識論所形構而成的現代性——即使那是多維、多重的現代性，如遲來的現代性、被壓抑的現代性、批判的現代性、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跨文化的現代性等等——另一方面本書卻也在其歷史認識論的框架下再次「翻譯」了這樣的現代性：歷史的緊張關係或說論述內部的複雜張力，似乎在將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到美國／西方的過程中被解消了。通過提出一種「非政治性」的歷史性，本書體現或構作了另一種政治性的文學現代性。

最後，《哈佛》意圖以華語語系突破「中國」歷史時空的界限和地緣政治的緊張，然而不同地方的華文知識生產與文學形態各有其「整體」且複雜的歷史脈絡需要梳理。在目前眾聲「宣華」的編排架構下，讀者一不小心或許會將之視為一座華語語系文學現代性的大觀園，也因此主編所謂的「世界中」中國現代文學史，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變成是世界／西方的一個過長的註腳。這樣的知識生產對於面對跨文化現代性的兩方（或多方）來說，或許都是相對安全的情況，它不僅使得讀者（甚或文學研究者）感覺安全，更可能會持續建構出維穩的（後）現代性主體，從而成為全球／西方現代性的共謀。那麼前述班雅明所提示歷史閃瞬的危機意識就會因此再次被解消，而所謂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之重構，也將再次成為當代知識菁英用以中介世界／西方的工具或是權力運作的效應。如果說「所有的文學史都是文化過濾的結果，意識形態、教育體制、文化機構、商業運作和閱讀群體共同造就了一部文學史」（季進、余夏雲2017: 23），或許讓我們思考孫歌（2020: 229）引用竹內好的話：「對知識應該為了否定它

而去追求。這便是文學的態度」，那麼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生產也應該展現這種追求否定的態度。我的這篇書評則是一個嘗試。

引用書目

- 王德威 (Wang, David Der-Wei) 編。2021a。《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Hafu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sha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art 1)*]。臺北 (Taipei)：麥田 (Rye Field Publishing)。
- 。2021b。《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下)》*Hafu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shia)*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art 2)*]。臺北 (Taipei)：麥田 (Rye Field Publishing)。
- 季進、余夏雲 (Ji, Jin, and Yu, Xia-Yun)。2017。《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論》*Yingyu shijie zhong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zonglun* [*A Synth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English World*]。北京市 (Pek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洪子誠 (Hong, Zhi-Cheng)。2012。《中國當代文學史》*Zhongguo dangdai wenxueshi*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北京市 (Pek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孫歌 (Sun, Ge)。2020。《遭遇他者》*Zaoyu tazhe* [*Encountering the Other*]。北京市 (Peking)：北京聯合出版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 程光輝、劉勇、吳曉東、孔慶東、郭元寶 (Cheng, Guang-Wei, Liu Yong, Wu Xiao-Dong, Kong Qing-Dong, and Gao Yuan-Bao)。2020。《中國現代文學史》*Zhongguo dangdai wenxueshi*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北京市 (Pek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戴燕 (Dai, Yan)。2018。《文學史的權力》*Wenxueshi de quanli* [*The Power of Literary History*]。北京市 (Pek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曠新年 (Kuang, Xin-Nian)。2013。〈文學史視閥的轉換——論1950、1980和1990年代的文學史敘事〉“Wenxueshi shiyu de zhuanhuan: lun 1950, 1980 he 1990 niandai de wenxueshi de xushi” [Transforming the Literary History Perspective: On Literary History Narratives in the 1950s, 1980s and 1990s]，〈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1: 22-31。